《十七岁的单车》人物、镜头与线索略评
我们每天都背负着变了形的理想，在路上。
那些理想被王小帅放置在了两个十七岁的年轻人身上，围绕着一辆自行车展开一场专属于他们残酷青春的比赛。笔者暗自揣度影片的名字，觉得有一语双关的效果，年龄上的强调以及电影中最重要的道具，在冥冥中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王小帅的镜头下，现实主义叙事风格是其标志，比贾樟柯稍具批判意味，却没有娄烨过于赤裸的生存原貌，他严肃的镜头下关注着的是那些社会中被异化，感受到异化，或拒绝异化的人们。《十七岁单车》里，乡下来的小伙子的挣钱梦想，北京小伙儿的爱情梦想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，那些对于青春，对于美好的欲望的冲动到头来是被扭曲，被毁坏展开在观众面前的，就像是一副伤痕累累的躯体在阳光下曝光开来，在重重束缚中通过暴力与摧毁作为结局。展现那些弱势群体在大社会中的残酷命途。
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
两条交叉且平行的叙事手法，以自行车为契合点，展开两段原本不同的经历却拥有相同结局的故事。从起初的你抢我夺到后来的共同拥有，两个主人翁在各自的生活中经历了拥有，迷茫到失去。阿贵找到了城里快递工作，穿梭在林立的高楼，以及那些城里人之中，王小帅似乎将其拉近了与阿贵的距离，但是城里的光景对于阿贵来说始终是模糊着的，甚至是狭小的。在墙上通过洞口窥探保姆莉红，才由此萌生的情愫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思。小坚因为有了自行车而有了尊严，可以名正言顺的谈恋爱，王小帅的伏笔是自始至终夹杂在小坚和萧萧之间的树木，潜移默化的道明了这一段感情的症结。如果说自行车是双方追求尊严的载体，倒不如说是双方试图成为另一种人的一条纽带。王小帅在电影中没有偏向于矛盾的任一方面，他只是单纯的将矛盾摆在观众的面前。一如阿贵执拗的寻车经历，木讷的一遍又一遍的说“我没有钱”和死拽着车声嘶力竭的叫喊，一如小坚夜晚孤身一人练车的情形，而那个画面明暗光的运用突出了小坚单薄的身体，在大社会中那个脆弱的少年的易碎梦想，以及对父亲敞开心扉的呐喊，结局拍砖时的坚决与勇敢。那辆自行车成了阿贵成为城里人的凭证，也是小坚爱情里的尊严象征。这也佐证了为何小坚在自行车丢了时不惜对萧萧恶语相向，因为没有了尊严，爱情也就似是而非了。
微言大义的影视线索
王小帅安排了周迅和小店老板的角色，圆润了电影的主题。两个人物出场的次数都不多，且周迅一句台词都没有，这样单调的角色却实为电影润色了不少。周迅饰演的莉红是一个乡下来的保姆，沉醉于自己佯装的世界中，红裙，红鞋，红唇，用最夸张最耀眼的颜色传达出激进似火的青春。而小店老板，大部分镜头都是在刷牙，他想要刷去的绝不是污渍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差异。电影中最为突出和明显的是那辆自行车，电影一开始便给出了一排排崭新的自行车，但是电影的结尾的那辆自行车早已经变了形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隐喻着美好事物被摧毁的历程，而电影中那条时而在时而不在的保姆莉红的丝巾，是隐藏着的文本线索，原本属于莉红的丝巾到最后系在了阿贵的车上，是导演匠心独运的安排，将希望巧妙嫁接。
王小帅一直认为一些业余演员只要气质和灵气到了，往往比受过训练的演员更能直接地表达导演的意图，这其实也是王小帅强调电影一种真实感的体现。

鞭辟入里的视听语言
镜头的使用是导演说话的方式的体现，王小帅选择用现实的角度去展开叙事，大部分都是自然光的拍摄状态，实为强调一种真实感，和突出一群小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其中，跟镜头运用的尤为突出，让摄像机与被测物体同步运动，放开了视角让我们从平行的角度上客观的等待事物的发展。小坚的生活环境由“跟”展现出来，在那个冗长的胡同里，社会矛盾在无言中锋利起来。而音乐与画面的完美融合，使得本片不仅在思路上更胜一筹，在音乐，音效方面也紧扣心弦。影片的背景音乐中，多处运用了华尔兹，轻松而欢快的四分之三的拍调子，让两个主人翁的故事中显示着一丝潇洒与不羁，阿贵丢车时的秧歌声透露着主人翁焦虑，无措的心境，在巷子中的追逐场面，紧张的画面和着狂乱的节奏在不知不觉中将观众的心提了起来，使得观众的心情随着主人翁的命运同起伏。
很难不把《十七岁的单车》同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相比较，似乎60年代的少年和90年代的少年别无二致，单纯的冲动依旧。但是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更具有政治意味，且巷战是在夜晚拍摄的，而《十七岁的单车》则是选择了在白天，几个少年相互厮打，白布被染上了鲜血，使得画面更具有残酷感。《十七岁的单车》电影的结局其实更像是一曲悲壮的史歌，像是有平实中悲哀的穿透力，男主角一个人驾着自行车再次穿梭在城市当中，只是这一次，城市显得更加陌生了。
影片在讲述十七岁的矛盾，彷徨，爱情，生活，理想，每个人都可以在电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，只是心酸一直跟随着情节蔓延开来，那些沉闷的画面下面，是青春在不断涌动，是激情在推波助澜。